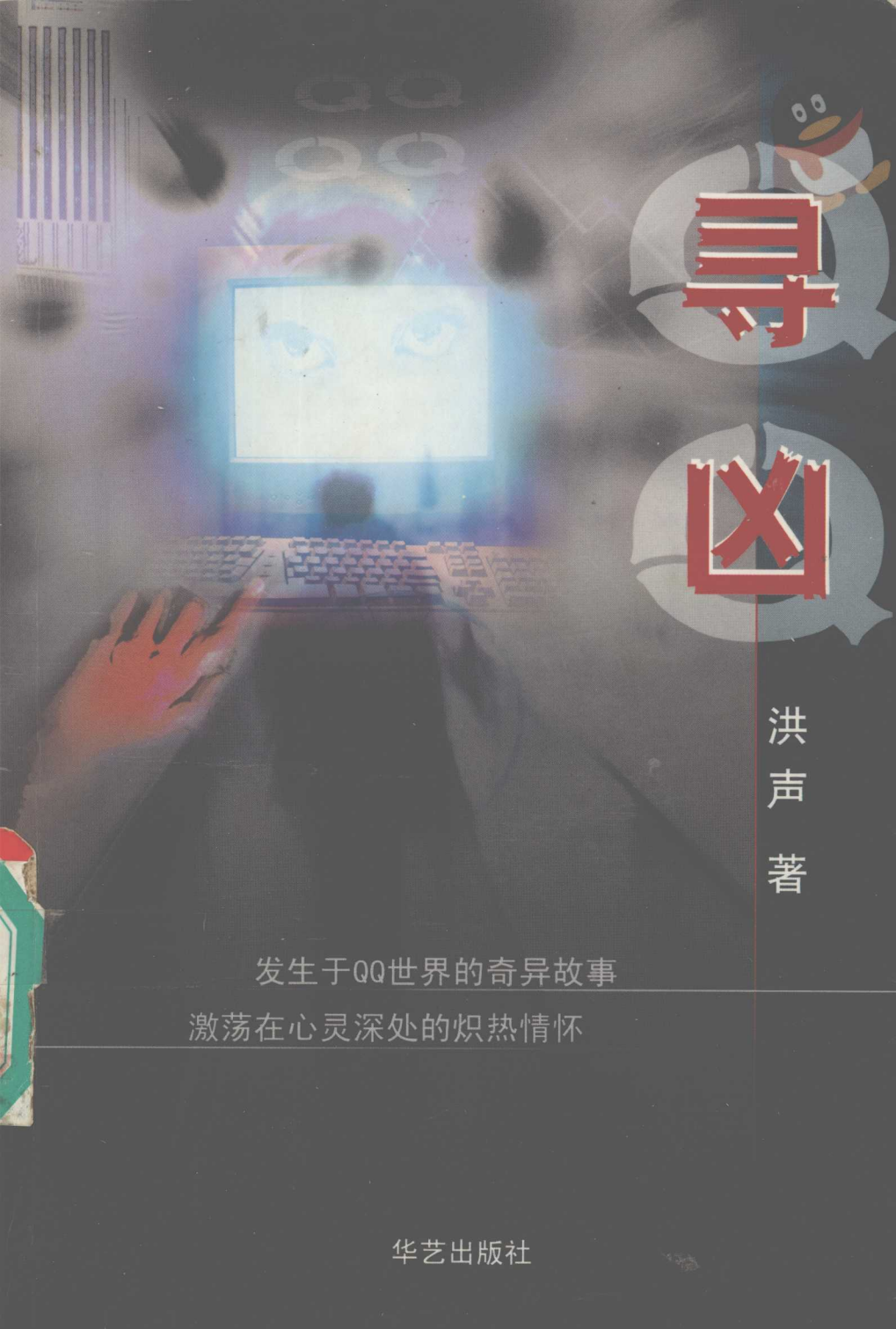




寻

凶

洪
声
著

发生于QQ世界的奇异故事
激荡在心灵深处的炽热情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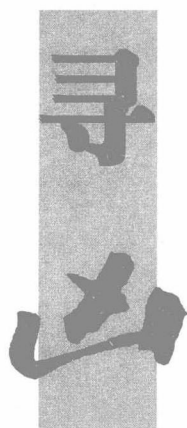
华艺出版社

发生于
Q Q 世界的
奇异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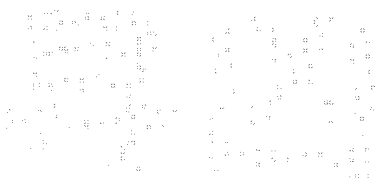
激荡在
心灵深处的
炽

怀

洪 声 著



华 艺 出 版 社



洪 声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凶 / 洪声著.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4. 8
ISBN 7-80142-594-4

I. 寻… II. 洪…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2324 号

出 版 人	鲍立街
责任编辑	陶 乐 曾 智
装帧设计	北京艺人之家工作室 王文丽 李 伟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电 话	82885151
邮 编	100083
E - mail	huayip@vip.s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鼎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6.5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42-594-4/I · 256
定 价	22.00 元



O

夜空，高远、深邃。

半轮惨白的残月正从死缠着它的浓墨般的云团里挣扎出来，苍凉的清辉渐映出突兀在一大片空旷荒野上的建筑群。

这是连江大学在省城西郊刚刚建起来的新校区。

校园西北角，D座学生公寓楼顶的天窗盖板没盖严实，惨淡的月光从缝隙中挤进来，幽暗的楼道顿时变得迷幻起来……

一个若隐若现的窈窕女郎飘然而至。

只见她长发遮面，白裙曳地，步态轻盈地登上四楼，然后往右一拐，悄无声息地进入了房门紧闭的407室……

407室黑朦朦的，借着微弱的月光，可以勉强分辨出室内放着两张床铺，一张空着，一张睡着一个裹着线毯的男青年。

他，依然沉浸在梦境中。

那白裙女郎魔幻般的身影显现出来，她那没有被长发遮严的嘴角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她俯身前来，伸出纤纤玉手爱怜地轻抚了一下男青年的面颊，遽然消失……

男青年触电般地惊坐起来，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面颊，定了定神，目光突然盯住床前写字台上摆放的电脑，不由自主地下了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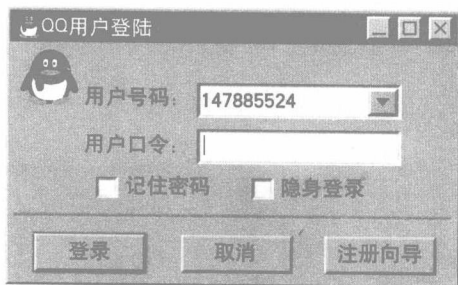
“砰！”

低沉的轻响，电脑被打开，蓝幽幽的荧光屏顿时把男青年瘦削、黝黑的鞋拔子脸映得铁青。

电脑屏幕迅速转换着界面，从主机中传出细微的程序运作声在寂静的室内清晰悦耳。

男青年那双干涩的小眼，直勾勾地注视着屏幕。

屏幕显示 QQ 用户登陆窗口——



男青年在“用户口令”框内“啪啪啪”键入 16 位密码，然后点击登录，屏幕右上角随之弹出条形 QQ 操作面版——

一个彩色女性脸谱在“叽叽”的呼叫声中不断的闪动着。

脸谱下闪现出红、黄、蓝、绿四种颜色的网名：

顽皮野丫头

男青年笑了，小眼眯成了一条缝。他点击脸谱，弹出对话框，上写：来了吗？

他迅速点击“回复讯息”，键入并发送：

来了！

男青年的双手在键盘上忙个不停，可能是虎口和几个指头都带有明显疤痕的缘故，他的左手显得不太灵便。

渐渐地，他沉浸到开心的聊天意境中了，鞋拔子脸上不时漾起迷醉的笑容。

窗外，墨团般的流云还在毫不罢休地向光晕迷蒙的残月反扑……



“叽叽叽叽……”

——蛐蛐似的 QQ 呼叫声一阵紧似一阵地响起！

——QQ 面版上“顽皮野丫头”的脸谱一遍紧似一遍地闪动！

——对话框一次紧似一次地弹出！

男青年脸上的笑容不见了，神情变得紧张焦躁。

他敲键盘的两只手越来越忙乱，特别是带着疤痕的左手更显得僵硬。

天上，黑云终于再次把残月吞噬了。

突兀的楼群重又被潮水般的黑暗淹没……

“啊——！”

被淹没的还有一声惨叫和什么沉重东西翻倒的闷响……

1

清晨，朝阳映照着这片建成没几个月的校园。

D座公寓楼上上下下各个房间的门陆陆续续、乒乒乓乓地打开，然后陆陆续续、咚咚哐哐地走出穿着运动服晨练的、捧着书本晨念的、打着手机晨联的各色学生学员人等。

惟有 407 室的门静静地闭着，而且一闭就是两天半……

转眼到了周末黄昏，整个 D 座公寓空空荡荡，擗棍打不着人。

好半天才有响动，四楼 406 室一前一后出来两位打着嗝、剔着牙、

夹着包的中年学员。

走在后面的是个谢顶，他锁上门，却没移步，而是伸长脖子狐疑地嗅了嗅：“嗯，哪来的怪味儿？”

走在前面的是个团脸，哂笑：“嘿嘿，就你那鼻窦炎？”

谢顶伸手拉住团脸不给走，团脸只好不情愿地回身，于是，两人伏低身子，循着味一点一点地嗅到了407室门前——

俩头抬起，四目相碰，同时倒吸一口凉气！

两人手忙脚乱地从四楼跑下楼梯。

对不起，你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嘟嘟……”团脸又改拨手机，胳膊肘一松，夹着的公文包落地，水杯、药瓶等叮叮当地滚散出来。

谢顶忙弯腰替他拣，没想一个趔趄，向前栽倒，光溜溜、亮闪闪的脑袋的正栽在一个圆鼓鼓、肉乎乎的肚子上——

一名愁头愁脑、横竖一般粗的胖保安叉腰正挡在楼梯口。

“哈哈，哪能呢？！你们这些人当领导当惯了，就是好从那什么、战略高度考虑问题。大学生宿舍，要没怪味才怪呢，那、那袜子换了不洗、剩菜馊了不倒、方便完了不冲，这么多味道一杂交，能好、好……”

胖保安听了眼前两位学员一惊一诈的猜测，开始还满不在乎地调笑，待他拎着一大串备用钥匙登上四楼，打开407房门，电筒往里一射，就听他嘴直“好、好”，就是说不出来下面的“闻”字——

因为他从嘴到腿都开始哆嗦了！

提心吊胆地躲在后面的谢顶和团脸轻轻拍了下他的肩膀，他“哇啦”一声，点着炮仗般蹦起身，猛地关上门，扭着水桶腰撒开步子脚不沾地跑下楼去！



20分钟后，西郊派出所的副所长、二级警司大余，率其下属、看上去白净干练的二级警员小尤站在了407室门口。

胖保安拿着钥匙开门，手却不听使唤，迟迟插不进锁眼。

大余不耐烦地拨开他，夺过钥匙，一插一拧，然后用力“嘭”一下推开407室房门——

房间圆形吸顶灯随即开亮！

地面上一具腐败发黑、面目狰狞、恐怖瘆人的男尸骇然暴露在前！

门口的胖保安、谢顶、团脸个个反应灵敏，一齐哇哇犯呕。

小尤赶紧提醒：“离远些，离远些，保护现场！”

掀开的被窝

黑屏的电脑

耷拉的耳麦

翻倒的折叠椅

……

大余站在原地，瞪着牛蛋大的眼将室内情形扫视了一遍，然后不动声色地将门带上，问：“除你们三个，还有人知道吗？”

胖保安毫不犹豫、中气十足的答：“有！”

“谁？！”

胖保安无比真诚：“你们俩啊。”

大余睨了他一眼，四下看了看：“这栋楼住多少学生？”

胖保安搬起手指现算：“嗯，一乘以五，再乘以十四……”

没等他算完，大余又问：“怎么现在一个人没有？”

团脸解释：“今天不是星期五嘛，四楼住的是我们在职研究生班的学员，大家多半都是有家室的，一到星期五都归心似箭，现在都迫不及待回家欢度周末去了。”

胖保安还在算：“嗯……反正光大学生估摸着，没有一二百口，也有二三百口吧……”

大余没好气地打断他：“我是问这一二三百口的学生呢？！也都回家欢度周末了？！”

“没有没有，他们估摸着……喔，对了，都到校外荒地上放火玩去了……”

“啊？放火？还玩？！”

“不不，不是瞎放的，是去开那个……”

“篝火晚会。”谢顶正确补充。

一堆堆篝火熊熊。

一群群学生欢腾。

此时，学校前面尚未整理出模样来的一片开阔地上，名为“燃放青春”的篝火晚会正开得热火朝天，近千名大学生和着热辣劲爆的乐曲，随心所欲地跳跃、欢唱，红红的火光把每一张青春的脸庞都映得光彩照人。

他们大多数是胜利挺过“黑色七月”的煎熬、正值“青春断乳期”的大一新生。刚刚摆脱了高考的苦海，如愿跨进了向往的大学校园，个个如同飞出笼的小鸟一样，无比自由，无比欢畅，哪个都想借机疯闹狂野一把，挥舞双手进入自己的天堂，摇摆身体晃动属于自己的世界，痛快淋漓地抒发内心的喜悦。



D座公寓这边空气仿佛凝固了。

大余重重地吐了口气，抱着膀子一动不动，像是在掂量着什么。

胖保安和团脸、谢顶面面相觑，心里都在嘀咕：都出了人命了，我们都吓成这样了，这黑大个还在这不慌不忙的玩起深沉来了？

小尤也纳闷，忍不住轻捣了他一下：“哎，余头，想什么呢？”

大余这时候想什么自然只有他自己知道。刚接到报案时他的心就“咯噔”了一下，暗自祷告千万别出命案。倒不是他怕死人，想当年在战场上，多少死人没见过？关键现在是在节骨眼上——中秋节说到就到了，按以往心照不宣的惯例，这前后局里肯定要调整干部，自己说说就奔四十五了，快过提所长的杠子了，机会也许就这一次了，这时候要是弄个难缠的案子在手上，弄不好再落得个错案追究什么的，有好吗？！

小尤又重捣了他一下：“是不是该向分局报告？”

大余一咬牙：“不，直接拨给刑大胡队，我来跟他说。”

篝火晚会这边，一番劲歌狂舞的渲泄之后，满地都是或坐或躺、筋疲力尽的学生。

土堆作台，主持人正在台上大声宣布下一个节目：“……好，‘你遂我愿’游戏现在正式开始！请各系轮流派代表上来，按游戏规则，抽到哪张纸条就依照纸条上同学所写的要求当众演示。一系！”

代表一系上来的是一个被尊称为“航母”的粗壮女生，她气定神闲地从盛矿泉水的纸箱里抽出一张纸条交给主持人。

主持人高声念到：“请装扮失恋者！”

“航母”毫不怯场，先是愁眉苦脸，然后嘤嘤啼哭，一副伤心欲绝的模样。

“炫！”同学们边喝着彩边纷纷推断依她这一般男生都吃不消的块

头，极有可能有这方面的多次亲身感受。

代表二系上来的是冠之以“小腰”称号的麻杆男生，他畏畏缩缩地向纸箱里抽取一张纸条，主持人抓过来念到：“请学狗求爱时的叫声。”

“小腰”拔腿想撤，早有安插在两旁的监督者铁面无情地拦住，被逼无奈，只好捏着鼻子认真学起来：“汪！汪汪！！”

“汪！汪汪汪！！……”招来远处村庄的真狗们齐声吠应。

代表三系上来的是一个被封为“正处”的腼腆男生，他接受前两位教训，防患于未然，抽出纸条后先急忙展开自看，脸腾地红了，赶紧揉掉往嘴里塞，哪知负责监督的同学手疾眼快，硬是把已经咽到扁桃体的纸团抢救下来。

主持人小心翼翼地展开湿漉漉的纸团，念：“请对着大家大喊三声你暗恋的某某同学的名字，并当众告诉她，我爱你。”

“哇！——”大家连起哄带架秧子。

“正处”鼓足勇气，嘴巴像鱼一样几张几合，就是没声音。

主持人煽动同学们一起倒计时：“5、4、3、2、1——”

“正处”终于憋出一句：“郭勤勤，我爱你。”

同学们故意叫着：“喔，大点声，我们没听见！”

“正处”豁出去了，索性闭眼高喊：“郭勤勤！我爱你！”

“郭——勤——勤，我——爱——你——！”全场的男生齐声呼应。

人群中站起一个双颊饱满、疏眉朗目、短发斜分的女生，无疑，她就是郭勤勤！

只见郭勤勤落落大方地走上前去，张开双臂，与腼腆男生“正处”热情相拥，更惹得全场一片沸腾。



“亲爱的学弟学妹们！你们好吗？！”郭勤勤振臂一呼，大家热烈回应：“好！”

郭勤勤登上高台，热情洋溢：“我首先要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声明一句：爱，代表的并不只有爱情之爱，比如刚才这位学弟所指的爱就是友情之爱！我知道大家这么喜爱我，也正是由于我把作为大二学姐应有的友爱主动的、多一些的给予了你们。因为我也从你们这时候过来的。切身的经历告诉我，现在的大学校园已不再是什么‘白玉象牙塔’或高不可攀的圣殿了，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珍稀一族’的时代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要不了多久，也就是一两个月的磨合期一过，你们会发现现实中的一切并非想象的那样完美无缺，有的地方甚至与美好的想象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你们刚入学时的新鲜感、兴奋感很快就会过去，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烦恼，不少同学会感到一时难以适应。而我之所以尽最大可能及时地给你们提供一些帮助和建议，愿望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的遗憾你们不再有，走好第一步，活出你们的精彩来！”

“噢！——”全场数百名同学起立欢呼。

郭勤勤习惯地捋了下分向左额的刘海：“但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光靠外界的力量其效果也是有限的。既然我们已经迈进了成人的门槛，既然大學里有广阔的空间给我们张扬个性、独立思考、展示自我、施展才华，那我们为何不自发组织起来，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呢？！我想，我们不仅有这个权利，而且有这个义务，因为在我们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那么在新世纪新时代的大学里，我们学生也就应该是学校当仁不让的主人，就是推动学校兴旺发达和我们共同成长的主体力量！大家说，对不对？”

“对！”同学们群情激昂。

郭勤勤推波助澜：“我还要提醒学弟学妹们的是，我们更有这个本钱，那就是我们彼此都拥有正蓬勃燃烧的青春！……”

“我们要自己当家作主！说我们自己的话，干我们自己的事！”

……

郭勤勤向主持人丢了个眼色，主持人心领神会，乘机大声呼吁：“请同学们安静！既然大家愿望如此一致，如此强烈，我斗胆提议：趁热打铁，当场海选学生会主席候选人！大家赞同不赞同？！”

“赞同！”全场异口同声。

“不赞同的举手！”主持人故意问。

静场片刻，还真有一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男生慢条斯理地站起来：“我！我不赞同……”他咽了口唾沫，才接上“你当选……”，玩了个大喘气幽默逗得哄场大笑。

“你以为我想当选啊？我们自己选的主席肯定得卖命地为大家服务，让我当选为你服务，美的你！”主持人嘴不饶人地回敬之后，将矿泉水纸箱里的游戏纸条倒出，高高举起：“现在我郑重宣布：连江大学新校区首届学生会主席候选人海选正式开始！让你们拉选票都来不及！”

“噢——！”满场欢腾了。

与此同时，校内D座学生公寓407室现场勘察工作正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

鉴于大余提出的怕吓着学生、好歹给新校领导留点面子等冠冕堂皇的理由，连西公安分局刑侦大队的四、五个刑警着便衣、乘便车悄悄进入校园，默默地在407室内拍照、录像、取样，寻找一切有利于



说明死者死因的蛛丝马迹。

胖保安贼头贼脑的在楼门口望风。

不一会儿，两个刑警抬着裹着白布的尸体从四楼下来，胖保安急忙捏着鼻子跑上前，拉开停在楼前的一辆普通面包车的车门，让两刑警将尸体放进去。

随后，大余陪着其他几个刑警从楼里出来，径直上车。

胖保安见自己被忽视，赶紧凑到车窗口，殷勤地向大余请示下一步工作。

大余这才想起他来，随手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写上自己手机的号码，交给胖保安，并严肃叮嘱他配合蹲守的尤警员严密监视407室动向。

胖保安一脸虔诚，煞有介事地四下看看，郑重的挥手指挥面包车开走。其实，他不指挥人家面包车也照样开走。

此时，高高的楼顶上偷偷伸出一个黄发蓬乱的头，向下窥探着，见胖保安回身进楼，又倏地缩了回去……

2

次日一早，大余就开着警车赶到连大新校，叫上昨晚在这儿蹲守的小尤，一起去校党委办公室。

党办主任姓嵇，是个吃龙肉都不添膘的瘦高条。由于“嵇”这个字既难写对更难读准，大家都图省事叫他瘦条亦或瘦主任，他也就图省事跟着答应了。

瘦主任这会儿踮起脚尖，正意图从铁皮文件柜顶端堆着的混乱材

料中抽取一份名册，听见“笃笃”有人敲门，也没顾上看是谁，应了一声“进来”，因为此时柜顶上无序码放的诸多材料摇摇欲坠，大有一抽即溃之势，他正全神贯注地完成这项既抽出名册又避免险情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啊哼！”一声粗壮有力的咳嗽让他急缩手、惊回首，“哗”的一下子，柜顶一大堆材料随即塌方般地劈头盖脸而下，将他直接砸趴在地。

大余、小尤赶忙上前抢救，从材料堆里挖出了狼狈不堪的瘦主任。瘦主任边用纤细的手指揉着后腰，边用尖细的南方口音自我解嘲：“没事，没事，我们这些整天搞材料的，就是不被材料砸趴下，也早晚会被累趴下的。哪有你们警察洒脱啊，平时只要动动嗓门动动腿脚，辛苦是辛苦，但不用费这个脑子啊。”

小尤挑刺：“嗯？照主任这么一说，我们做警察的岂不都是一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弱智喽？”

瘦主任急忙否认：“哦，不不不，我决没这个意思，是你没领会、哦不，是我嘴拙，不会表达，让你误会了。你们听我说啊……”

大余清清嗓子：“我插一句，我们今天一大早就奔这儿来，是听你说事的，不是听你说怎么写材料的。你说说，昨晚贵校出了这么严重的事，怎么一个校领导都没到场？打谁手机都不通？”

“哎呦喂，你这个派出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真是官不大僚不小啊，弄了半天，你连我们学校现在正副校长没一个到位的都不知道啊？！谁想过来啊，市区老校条件好好的，人家官当得有滋有味的，到这荒郊野外的找罪受？有毛病啊？！”

“我看你没毛病，你不是来了吗？”大余自打新校启建就跟瘦主任打起交道，所以说话也不用顾忌轻重。



“我？你当我想来啊？”

小尤道：“不是传说准备提你当副校长了吗？”

“传说总归是传说嘛，我还听传说你小尤要取代余所当副所长了咧，有用吗？一天不见红头文件，一天就是个临时替班的。小尤你年轻你不知这里的道道，我话说在这搁着，等学校全建好了，什么条件都齐备了，新的校长、书记也就上任了，我们这些被哄过来的虾兵蟹将也就离兔死狗烹不远了。”瘦主任话语里夹杂着不小的怨气。

大余拍拍公文包：“哎哎，别推卸责任啊，我这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状上可签着你的大名，你躲得了吗？”

瘦主任诉苦：“咳，我哪是躲呦！省里为确保明年扩招需要，要求学院二期建设工程马上上马，从征地、设计到招标、筹资，哪个门子是好拜的？哪样事是顺顺当当能办成的？昨天我忙得腿都转筋了，恨不得把自己劈成八瓣才够用……”

大余赶紧冲他做了个篮球比赛暂停的手式：“现在你赶紧说说这死的吧，这个死了的到底是何许人那？！”

“哦哦。”瘦主任这才又想起了名册，连忙在地下翻拣起来，开始介绍：“嗯，死者姓沈名大兴，1972年2月出生。不是本省人，老家安徽楚县，是去年的选调生……”

“哎，打住。请教一下，什么叫选调生？”大余插问。

“这具体定义我也说不完整，反正知道省委组织部每年都要从全国各高等院校，挑选一些是党员或学生干部的应届毕业生，也就是品学兼优的，作为后备干部有计划的加以重点培养。一般都是先放到基层锻炼，然后再逐级逐级提拔使用……”

“已经知道了。还是接着说这沈大兴吧。”大余不耐烦地挥手打断。

“好好。这沈大兴起先被分配到清源县魏营乡工作。去年经国务院

批准，清源县撤县建清州市，需要充实一批干部，他也就顺势调到市农林局。今年我校面向全省市级机关办了个MBA委培班，他经考试合格被录取……”

“打篮球？”大余不解。

“是啊。不知他主攻的是休斯敦火箭呢还是芝加哥公牛？”正在记录的小尤也佯装不知，有意打趣。

瘦主任咧嘴笑笑：“嘿嘿，我说的是MBA，不是NBA。MBA是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也就是工商管理硕士的英文缩写，是目前世界各国工商界共同承认而且备受青睐的学位。”

大余抄起手中的笔记本朝小尤头上敲了一下，借以掩饰尴尬。

小尤辩解：“干嘛怪我呀。这MBA和NBA确实有联系啊，你没听说吗？现在‘读书发财要MBA，看球过瘾要NBA’。”

“说的有道理。‘读MBA，看NBA’现已成为城市白领的新时尚。特别是我国入世后，迫切需要一大批MBA人才，不仅企业需要，机关也需要。今后没有现代化的工商管理知识，你就不可能算是优秀的机关干部。所以我校国际工商学院从促进全省经济发展、改善机关干部队伍素质的大局出发，决定开办这个班。”

小尤一针见血：“我看还是机关干部的学费好掏吧？”

“哪里哪里，这可是省委的重要决策，我们是把它作为一项现实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加以贯彻落实的。所以对这个班的学员，我们一直是严格要求，严格管理。”瘦主任话说的冠冕堂皇。

大余歪着头：“严格管理？这学员没上课，死在屋里头好几天，都快烂了，怎么就没人找没人问？”

被击中要害的瘦主任连忙起身将敞着的办公室门关上，回过头凑近两个警察：“咳，我们这是关起门来说的，这干部在职学习什么样可